

# Alain Robbe-Grillet

阿兰·罗伯-格里耶

R

(35)

père Camu à la mort de maman, posé maintenant sur ma table de travail. Entre le père-littres et moi sont éparpillées, dans un apparent désordre, les multiples pages couvertes d'une fine écriture raturée, presque illisible, constituant les brouillons successifs du présent rapport.

À gauche comme à droite de ce vaste bureau en arajon dont j'ai décrit ailleurs la pompeuse ornementation napoléonienne, de plus en plus envahi sur chaque côté par les piles sournoises des papiers existentiels s'accumulant en strates, je laisse désormais clos toute la journée les volets des trois fenêtres qui donnent sur le parc, au sud, au nord et à l'ouest, pour ne plus apercevoir le désastre obscur où je vis depuis le ouragan qui a ravagé la Normandie juste après Noël, marquant d'une manière certes inoubliable la fin du siècle et le mythique passage à l'an deux mille. La belle ordonnance des frondaisons, des bassins et des pelouses vient de laisser la place à un cauchemar dont on ne peut se réveiller, auprès duquel paraissent dérisoires les dégâts historiques — disait-on alors — de cette tornade de 87 auparavant relatée <sup>dans mon texte</sup>. Il va falloir des mois et des mois, cette fois-ci, sinon des années, pour seulement déblayer les centaines de trous géants fracassés qui s'enchevêtrent en un inextricable gâchis (écrasant les jeunes arbres soignés avec tant d'amour) et les énormes souches arrachées du sol où elles laissent des trous béants, comme creusés par les bombes d'une guerre éclair incroyable qui aura duré à peine une demi-heure.

J'ai souvent parlé de la joyeuse énergie créatrice que l'homme doit sans cesse déployer pour reprendre le monde en ruine dans des constructions nouvelles. Et voilà que je me remets à ce manuscrit après une année entière de réda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entrecoupée de trop nombreux voyages, quelques jours à peine après la destruction d'une part notable de ma vie, me retrouvant donc à Berlin après un autre cataclysme, portant une fois de plus un autre nom, d'autres noms, faisant un métier d'emprunt muni de plusieurs faux passeports et d'une mission énigmatique toujours prête à se dissoudre, continuant néanmoins de me débattre avec obstination au milieu de dédoublements, d'apparitions insaisissables, d'images récurrentes dans des miroirs qui reviennent.

C'est, à ce moment, d'un pas plus vif que Wall lui-même reprend sa route vers la sortie de notre rue Feldmessen à double quai, obliquant alors d'une façon évidente en direction du numéro 2 où se trouve l'hypothétique magasin de poupées pour enfants et adultes. Le portail en ferronnerie 1900 est

## 反复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复 / (法) 罗伯 - 格里耶 (Robbe - Grillet, A.) 著; 余中先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6

(午夜文丛)

书名原文: La Reprise

ISBN 978 - 7 - 5404 - 4956 - 8

I. ①反… II. ①罗…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5387 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 图字 18 - 2009 - 101

## 反复

阿兰·罗伯 - 格里耶 著

余中先 译

责任编辑: 唐 明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20,000

ISBN 978 - 7 - 5404 - 4956 - 8

定价: 22.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 - 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 15

反 复



阿兰·罗伯-格里耶

# 反 复

余中先 译

ALAIN ROBBE - GRILLET

## LA REPRISE

---

© 2001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01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反复与回忆是同一种运动，却在相反的方向展开；因为，人们回想起来的，是曾经有过的：所以是一种转身向后的重复；而反复从本来意义上说，则是一种转向前的回忆。

索伦·克尔凯郭尔，Gjentagelsen<sup>①</sup>

还有，但愿人们别拿不确切或矛盾的细节来永远指责我。在这份叙述里，有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任意一种所谓的历史真实。

阿兰·罗伯-格里耶

---

① “Gjentagelsen”为丹麦语，翻译成法语可以是“la répétition”（重复），也可以是“la reprise”（反复），从克尔凯郭尔的话来看，我觉得译成后者更为适当。我更愿意在此保留丹麦语的原来题目，这恰恰是因为它含有两种彼此矛盾的涵义。——作者为中译本作的注解





## 序 幕

这里，我反复，我简述。没有尽头的铁路线，从爱森纳赫开始，载着我经过废墟累累的图林根地区和萨克森地区，一直把我带向柏林，就在这旅途中，很久很久以来头一次，我发现了这个男人，我简单地把他叫做我的影子，或者我的替身，或者以一种不那么戏剧化的方式，叫他旅行者。

列车向前行驶，节奏不确定，断断续续，频繁停歇，有时就停在大荒野上，显然是因为路况不好，部分铁轨依然无法使用，或者正在匆匆修复，但同时也是由于苏联军管当局反复进行神秘的检查。在一个重要的车站上，可能是哈雷火车站<sup>①</sup>吧（但我没有发现任何站名牌），停车时间实在太长，我便下车来到月台

---

① 原文为德语。以下仿宋体（或斜体）文字如无特别标明，均表示原文为德语。

上，活动一下僵硬了的腿脚。车站的建筑好像毁了一大半，向左看去，低处的整个街区也毁得差不多了。

在冬日蓝莹莹的光芒下，高达好几层楼的断墙，把它们脆弱的花边和噩梦般的寂静，直直地刺向铁灰一团的天空。那些错落有致、层层叠叠的细巧的齿形轮廓，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闪耀着浮华造作的光亮，要不然就是由于清晨雾凇的顽强效果，晨雾在此地要比在别的地方持续得更久。仿佛那是一种超现实的再现（正常化空间中的一个洞），整个场景向人的精神施加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刺激。

当目光达及一连串交通要道，并深入到某些有限的区域，看到一幢幢楼房几乎被夷为平地时，人们便可以证实，马路已经被彻底清理了，打扫了，最细碎的瓦砾都被运走了，无疑是由卡车运走的，而不是堆积在路边，就像我在故乡布雷斯特看到的那样。只有一些巨大的水泥块，还东一块西一块地遗留在那里，截断了废墟的线条，仿佛是一段希腊圆柱的柱身躺在考古的墟地中。所有街道全都空荡荡的，没有一辆汽车，也没有半个人影。

早先我不知道，哈雷市遭盟军的轰炸有那么惨重，以至于在停战四年后，还能在这里看到那么广阔的荒芜区，没有丝毫重建的痕迹。

也许，这里不是哈雷，而是另外一个大城市？我不太熟悉这一片地区，因为我以前只是沿着巴黎到华沙通常的轴心线到过柏林（到底在什么时候？而且，一共几次？），也就是说，要更靠北。我没有带地图，但是，我看不出，铁轨的偶然变化今天会在爱尔福特和魏玛之后，把我们一直拐着带到莱比锡，因为它位于东面，在另一条铁路线上。

正在我梦幻般胡思乱想的这当儿，列车终于启动了，事先没有任何预告，幸亏它动得那么慢，我毫不费力地就赶上了我那节车厢，登了上去。这时候，我吃惊地发现，列车竟是那么长，长得出奇。是不是又加了车厢？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加的？月台也是一副死城的模样，眼下一片荒芜，仿佛最后一批居民已经坐上火车逃走了。

与站台上的荒芜突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车厢走道上一下子涌满了人，比我们刚才到站时要拥挤得多，我十分费力地在人群中钻行，在我眼中，他们突然显得格外肥胖，一如他们的行李，一个个箱子鼓鼓囊囊，各式各样的包裹摊得满地都是，说不出它们的形状，看来是在匆忙之间胡乱扎成的，完全是临时凑合的样子。男人和女人那透出疲倦神色的紧绷绷的脸上，朝我射来一道道隐约有些斥责，甚至充满

敌意的目光，伴随我艰难地穿行在人群中，尽管我笑脸相迎，却得不到和蔼的回报……也许，这些外表穷困的可怜人，只是对我的来到感到惊讶，我出现得那么不适当，衣着是那么闲逸，一路挤去时，还用一种小学生腔调的德语嘟嘟囔囔地请求他们原谅我的唐突。

我被我无意中带给他们的额外妨碍弄昏了头，竟走过了我的包厢而没有察觉，走到过道尽头后，我不得不转身返回，就是说，转向车头方向。这一次，一直以来还是无声的不满，表现为某种恼怒的呼叫和抱怨的嘟囔，这是一种萨克森方言，大部分词我都听不懂，不过他们的意思我猜了个大概。等我通过大开着的包厢门，看到了行李网架上我那个胖鼓鼓的黑色帆布包时，我总算明白无误地确认了我的位子——应该说是我原先的位子。现在，它已经被别人占了，两排座位也全都被人占了，好几个孩子挤在他们父母中间，有的还坐在父母膝上。此外，还有一个成人站在车窗旁，当我跨过包厢门时，他转过了身子，背冲着窗玻璃，细细地打量起我来。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便钉子一样地呆立在强占者面前，只见他把一张柏林的日报大大地摊开在眼前，正认真地读着。所有人都不说话，一双双眼睛——甚至包括孩子们的眼睛

——全都齐齐地盯住了我，直盯得我浑身不自在。但是，似乎没有人打算证明，我对这一个座位拥有权力，那是我在线路的头上（自从德国领土被分割以来，爱森纳赫就成了某种边境站），按自己的兴趣选定的座位，跟前进方向相反，靠走廊一侧。我本人，此外，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在这帮不怎么可爱的同路旅伴中细细区分，这些人中是谁趁我不在时擅夺了我的位子。我朝行李架上做了一个手势，像是为了在我的行李中取什么东西……

这时候，旅行者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仔细地盯着我看，带着一种平静的天真，煞是一副对自己的特权十分自信的主子样。就在我面前，我毫无疑问地认出了我自己的脸部特征：不对称的面孔，又高又凸的大鼻子（从我母亲那里遗传来的著名的“高鼻子”），暗色眼睛深深地凹陷在眼眶中，上面是两道又黑又宽的眉毛，其中右眉毛像画笔那样反叛地翘向太阳穴。发型——头发相当短，乱糟糟地髻曲着，夹生着灰白的几绺——也跟我是同一种。那男人见到我时，露出一丝略显吃惊的淡淡微笑。他的右手松开了报纸，挠了挠鼻孔底下的人中。

这时，我想起了我为这次使命而戴上的假胡子，模仿得十分艺术，极度可信，跟我以前

留的小胡子活脱儿一模一样。而在镜子另一边抬起的那张脸，它，却是绝对剃得干干净净。出于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伸出一个手指头，去摸我的上嘴唇。假胡子显然还在，始终还在原来位置上。旅行者笑得越发厉害了，也许透着诡诈，至少也带一点讥讽，他也在他光溜溜的嘴唇上做了一个同样轻柔的动作。

我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没来由的惊惶，赶紧从行李架上，就在那个尽管无疑就是我的脑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真的还更像是真的），却并不属于我的脑袋的上方，抽出我那个沉甸甸的帆布包，走出了包厢。在我身后，一些男人忽悠地站起来，我听到了抗议的叫喊声，仿佛我刚刚偷了什么东西似的。随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其中，有一记充满了欢乐的笑声，清脆而又嘹亮，盖过了一切，它——我想象到了——应该是那个旅行者的笑声。

实际上，没有人跟随我。当我一路返回，挤向车厢后面的那个平台，即最近的那个，第三次推搡着目瞪口呆、毫无反应的胖子们时，也没有人打算挡住我的去路。尽管这一次有行李妨碍我，而且我觉得不堪重负的腿脚有些发软，我还是像在梦中一样，很快地来到了门口，有一个人刚刚打开那道冲着铁路的门，准备下车。确实，经过约莫五十公里快速行驶，

或者，至少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行驶，列车已经减速，开得越来越慢，尽管，说实话，我无法计算出，我刚才经历的那次奇遇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写着哥特体字母的站牌，白底黑字，清清楚楚地标明，我们已经到了比特费尔德。如此说来，刚才的那个车站，即我的麻烦开始的地方，可能是哈雷，同样也可能是莱比锡，两种可能性一半对一半，不多也不少。

火车一停下，我就跟在那个达到目的地的旅客身后，拎着我的帆布旅行包跳到月台上，那可绝不是我正常的举动。我沿着一节节车厢跑着，一直跑到头里那一节，就是在陈旧的蒸汽机车头和装满劣质煤的煤水车后面那一节，一路上只有很少旅客下车。一个武装警察，身穿灰绿色的陆军宪兵制服，正守在警报电话机旁边站岗，他监视着我匆忙的行为，他满可以认为此举颇有嫌疑，因为停歇得太长了。我不慌不忙地爬上了车厢，这一节比起我刚刚逃离的那一节，显然不那么拥挤了，很可能是褐煤烧起来味太呛的缘故。

我立即在一个包厢中找到了一个空位子，包厢的滑槽门半开半掩着，我的突然出现明显地搅乱了那里的气氛。我不说那里的“宁静”，因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甚至可能是激烈的争论，气氛已经到了威胁吵架的

边缘了。包厢中有六个男人，身穿城里人硬邦邦的外套，配以黑色礼帽，看到我进来，全都一下子愣住了，一动不动的如泥塑一般；一个站着，双臂伸向天空，做出一个诅咒的动作；另一个坐着，举着左手的拳头，胳膊肘半弯；他的邻座向他伸出两根食指，脑袋两边一边一根，模仿着魔鬼的角或者一头准备冲锋的公牛；第四个带着一种无限忧愁的神色转过身来，而他对面那个人则向前俯着上身，双手抱住了脑袋。

随后，十分柔和地，几乎难以觉察地，凝固的姿势一个接着一个地化解开来。但是，当我的那个陆军宪兵出现在包厢门口时，那个情绪激昂的人胳膊只放下一半，脊背还始终冲着窗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秩序卫士立即朝刚刚坐下的我走来，以简明的命令式口气，要求我出示证件：“Ausweis vorzeigen!”<sup>①</sup> 那些准备打架的人仿佛中了魔，全都从各自的座位上站了起来，齐齐地排成一排，礼帽挺括，外套上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然而，所有人的目光再一次全都齐刷刷地对准了我。他们那冒昧的注意力似乎更有了揭示意义，尤其因为我并非占据着一个角落，而是位于座席的中央。

---

<sup>①</sup> 意为“出示证件”。



我尽可能表现出大体上的镇静，从上衣内侧口袋中掏出我的法国护照，姓：罗宾；名：亨利，保尔，让；职业：工程师；出生地：布雷斯特，等等。照片上的人有一笔厚厚的小胡子。警察久久地检查着护照，不时拿眼光瞟一瞟我活生生的脸孔，作着比较。然后，他同样仔细地查看了盟军的官方签证，它用四种文字写成：法语、英语、德语和俄语，还盖有许多相关的印章，毫无疑问地准许我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身穿长长的军大衣，头戴平顶军帽的疑心重重的小军官，终于把目光回到了照片上，他用一种听起来不太舒服的语调，对我说着什么——一种约束性的意见，一个走过场的问题，一个简单的注释——反正我没有听懂。我使用我最愚蠢的巴黎腔，简单地回答说：“Nix ferchtern”<sup>①</sup>，我不打算让自己陷入到用歌德的语言来作危险的解释之中。那人也没有坚持。他在记事本上写下一连串词和数后，把护照还给了我，然后就走了。随后，我透过走廊上肮脏的玻璃窗，满心轻松地看到他下到月台上。很不幸，这一幕更增加了我那些邻座们的疑心，他们无声的谴责变得显而易见。为了掩饰

---

① 意为“不要怕”。